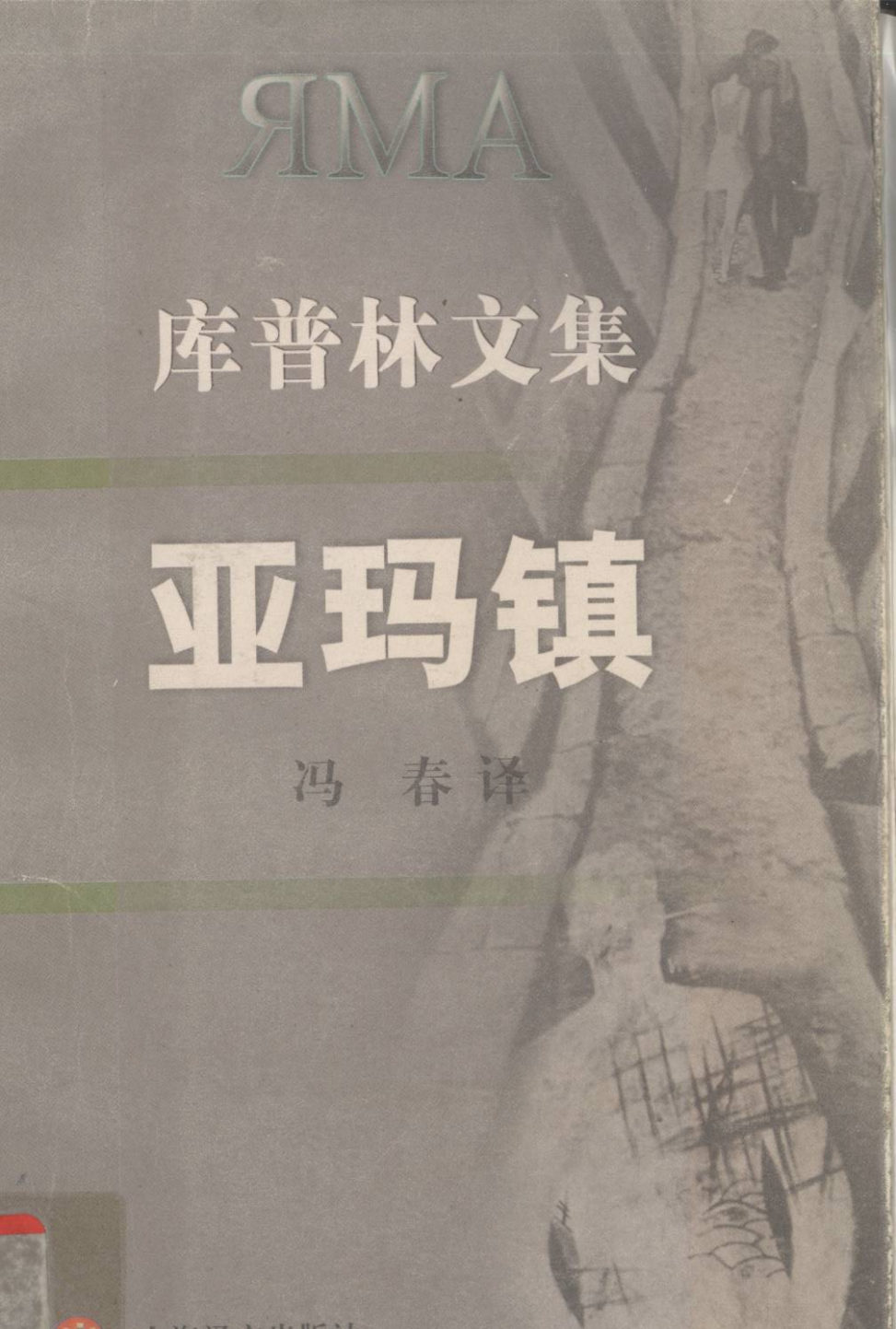


ЯМА

库普林文集

亚玛镇

冯 春 译



库普林文集

ЯМА

亚玛镇

冯 春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亚玛镇/(俄罗斯)库普林著;冯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12

(库普林文集)

ISBN 7-5327-2804-8

I.亚... II.①库...②冯... III.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IV.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1913 号

A. КУПРИН
ЯМА

本书根据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6-ти
томах, т. 5,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8 年版译出

库普林文集
亚玛镇
〔俄〕亚·库普林 著
冯春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同济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 插页 2 字数 266,000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100 册

ISBN 7-5327-2804-8/I·1621

定价: 19.00 元

《亚玛镇》是生活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库普林(1870—1938)的代表作。小说无情地揭露旧俄社会的脓疮——卖淫制度的污浊、残酷和妓女命运的悲惨。作者以深刻的人道主义思想真实地表现众多妓女的不幸遭遇,无情地鞭挞那个制造万恶的卖淫制度的社会,揭露

了上流社会的无耻、虚伪和人性的泯灭。作者对卖淫制度的深刻批判达到空前强烈的力度,以致在本书第一部于一九〇九年初次发表时便震动了整个俄国社会。俄国作家楚科夫斯基曾称这部小说为“伟大的愤怒之书”。

小说中出现的几个妓女——任妮亚、柳勃卡、帕什卡、塔玛拉……个个都有一部血泪史。她们都是纯洁、善良、具有自尊心的女子,但是严酷的社会生活把她们逼上卖淫的道路,她们的堕落是社会造成的,她们自己则是一群无辜的牺牲者。作者还通过大学生李霍宁拯救妓女柳芭的失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是无法通过改良主义的途径加以改造的,他把改造社会的问题留给读者去思考。

责任编辑：顾生根

封面设计：陶雪华

上海译文出版社

网址：www.stph.com.cn



点击 10 大失败美女

美女注定要付出代价

漂亮女人之克星

娶美女的男人要短寿吗

我是美女我嫁谁

纯洁的女孩留不住爱

错位美女的故事

我知道，许多人都会认为这是一部淫秽而有伤风化的小说，然而我还是竭诚地把它献给**母亲们和青年们**。

亚 · 库

林普利、司理夫命革因船平正〇式一。非因学文符批附推，案书
学文前册案推前册，系想前册取出用取前册除基不高等了前
前除命革因费曾前，前取不景更态前命革且十区林普利。非因
出林本式字取好数曾前。“至命前学文”心理又且，册于英前
文果前前案除基不高等**前**一式一**言**八一式一。《班班士》前
登式婚林普利前除英非取仅良，为平式一式一。非工林取出学
因因。《亚理特》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罗斯著名作家，因

《亚玛镇》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罗斯著名作家亚·库普林的代表作。库普林是帝俄时代最后一批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代表。他对生活的热爱、他的人道主义精神、语言的丰富多彩、描写的逼真传神、题材的广泛多样,这一切都吸引着广大读者的关注,使他成为俄罗斯文学中最引人注目的作家之一。

库普林一八七〇年生于奔萨省纳罗夫恰特市，父亲是个贫穷的公务员。库普林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在莫斯科度过。他幼年失怙，被母亲送入收容孤儿的寄宿学校。一八九〇年在军校毕业，被编入驻波多利斯克省的步兵团服役。一八九四年退役，到基辅谋职，曾以写作为生，后来又辗转顿涅茨矿区和南俄各地，做过工厂职员、诵经士等许多临时性工作。一九〇一年，库普林入全俄步兵学校训练班，学习步兵战术。一九〇三年，库普林入全俄步兵学校训练班，学习步兵战术。一九〇三年，库普林入全俄步兵学校训练班，学习步兵战术。

迁居彼得堡,在这前后结识契诃夫、高尔基和一大批知识出版社作家,继续进行文学创作。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失败后,库普林断绝了和高尔基领导的知识出版社的联系,但仍继续他的文学创作。库普林对十月革命的态度是矛盾的,他曾赞扬革命领袖的英雄气概,但又担心“文化的命运”。他曾建议列宁为农村出版《土地报》。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在高尔基创建的世界文学出版社工作。一九一九年秋,身处加特契纳的库普林被尤登尼奇的军队切断与彼得堡的联系,于是举家迁往巴黎。侨居国外的物质的匮乏和对故乡的思念使他失去精神支柱,郁郁寡欢,健康也日渐恶化。一九三七年春,病重的库普林毅然动身回国,受到了热情接待,但终因病入膏肓,在次年于列宁格勒与世长辞。

库普林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还在军校学习时就开始文学创作,写过一些诗歌。一八八九年在莫斯科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最后的演出》。九十年代初,还在军队服役时曾在彼得堡的《俄国财富》上发表《在黑暗中》、《月夜》、《调查》等短篇小说。一八九七年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其中收集了他早期的一些短篇小说,如《斯拉夫心灵》、《疯狂》、《神经》等,这些小说大多涉及爱情、死亡、友谊、疯狂等问题,表现出作者对心理问题的探索。一八九六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摩洛》是库普林在顿涅茨矿区工作的成果,其中揭露了工厂主对工人的残酷剥削。篇名《摩洛》系借用古代腓尼基和迦太基人信奉的太阳神名称,当地居民以火焰儿童作为祭祀太阳神摩洛的祭品,作品借用这一名称,揭露工厂主的摩洛般暴行,足见其揭露的力度,那血淋淋的罪行足以令人发指。一八九八年发表的中篇小说《阿列霞》第一次以大量的篇幅描绘爱情题材。它热情讴歌了民间少女阿列霞的纯真爱情,

类似的题材成了库普林后来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特色。一九〇五年革命前后,库普林创作了许多优秀的短篇小说,其中有《在马戏团里》、《太平生活》、《麻疹》等。《在马戏团里》得到了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赞扬,契诃夫曾写信告诉库普林,说托尔斯泰读了他的小说《在马戏团里》,“他很喜欢这篇小说”。一九〇五年,库普林的长篇小说《决斗》发表,这部小说带有自传性质,反映的是库普林在军队里的生活。它严厉批评了俄国的军人阶层,揭露了军队的腐败,俄国军官的脱离实际,并且对俄国士兵表现出深切的同情。小说发表的时候正值俄国军队在日俄战争中遭到惨败的时刻,因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它无意中说明了俄军惨败的原因,即沙皇统治的腐败。在十月革命前那个黑暗年代里,库普林虽然脱离了知识出版社的朋友,但他仍写出了大量优秀中短篇小说,其中有《报务员》、《石榴石手镯》、《黑色的闪电》等。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一五年,库普林潜心创作了他的著名长篇小说《亚玛镇》,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溃疡——卖淫问题。侨居国外时期,库普林也写了些作品,但大都脱离现实的社会生活,因而没有很大影响。

妓女题材在世界文学中很少有人涉及,即使涉及,也未见有淋漓尽致地加以全面揭露和痛加鞭挞之作。法国作家小仲马的《茶花女》写的是一个妓女的爱情悲剧故事;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的索涅奇卡·马尔美拉陀娃也只是一个陪衬,

借以暴露沙皇统治下民众的贫困；托尔斯基的《复活》揭露了沙皇统治下社会的黑暗，而他写妓女卡秋莎·玛丝洛娃的遭遇则是为了探索一个堕落女性心灵的复活。只有库普林以他大无畏的胆识，敢于冲破禁区，大胆地全面揭开妓女生活，不，应该是旧俄卖淫制度的全部黑幕，把千百万落入火坑的妇女的悲惨命运公诸于世，并且对那造成千百万妓女悲剧的社会提出血泪控诉，加以无情鞭挞。妓女题材并不一定和色情联系在一起，这要看作家对这一题材所持的态度。我国清代戏曲作家孔尚任所作的《桃花扇》也写了妓女，却把主人公写成一个大义凛然、具有坚强民族气节的奇女子，作品与色情毫无联系；《警世通言》中的《玉堂春落难逢夫》和戏曲传统剧目中的《玉堂春》也写了妓女，却是借以暴露封建社会的冤案。而库普林正是本着他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来写这部《亚玛镇》的，他在卷首的题词中就敢于冒被人诬为色情作家之险，理直气壮地宣布：“我知道，许多人都会认为这是一部淫秽而有伤风化的小说，然而我还是竭诚地把它献给母亲们和青年们。”

小说一开始就把妓院的生活赤裸裸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狎客们总是自由自在、随随便便地到这里来，就像上饭馆或火车站一样。“他们有时很仔细、花了很多时间，有时非常粗暴、匆匆忙忙挑选随便哪个女人，事先知道永远不会遭到拒绝。他们迫不及待地事先付了钱，在一张前一个狎客的体温尚未冷却的公用床铺上毫无目的地完成那件宇宙奥秘中最伟大最壮美的奥秘——孕育新生命的奥秘活动。而女人们则显出无所谓的样子，心甘情愿，说着千篇一律的话，用老练的职业性动作，像机器一样满足他们的性欲，以便在他们之后，在同一个夜晚，用同样那些话语、同样的媚笑和同样的动作立刻去接待第三个、第四个

以至第十个男人——他们往往已在客厅里排队等候了。”这是一幅多么令人触目惊心的图画！但是，如果说这篇叙述还比较抽象的话，那么《亚玛镇》中安娜·马尔科夫娜妓院里妓女任妮亚、柳芭、巴莎、松卡……等人的遭遇就更加具体了。某一天晚上（相信这决不是仅有的一天），妓女巴莎被带到房间里十几次，最后受不了狎客们的蹂躏，歇斯底里大发作，竟至昏倒在房间里。妓女松卡因为长得难看，不大有客人要她，她便被老鸨从高等妓院转卖到最低级的窑子里去，“在那种地方，任何一个恶棍都可以整夜整夜地任意蹂躏姑娘们。在那种地方，（妓女）需要非常强壮的身体和非常健全的神经”。有的妓女一天夜里竟要接待几十个嫖客。而老鸨则从转卖松卡这次交易中赚了大笔的钱。妓女柳芭一个月里接客一百六十五次，大学生李霍宁想把她救出这个火坑，去找老鸨替她赎身。老鸨拿出账簿，竟说柳芭欠了妓院五百一十三卢布。妓女每接一次客只收二卢布，这五百一十三卢布该浸透妓女的多少血泪啊！妓女任妮亚染上性病，她自知治愈无望，将来必然落得全身溃烂，被踢出妓院，惨死街头。残酷的现实逼得她悬梁自尽，若不是妓院的朋友塔玛拉设法把她安葬，她必将被抛到荒郊野外，任凭野狗吞噬……

这些妓女过着如此非人的生活，都是社会逼的。有的是因为贫困，不到十岁就被父母卖到妓院，有的“十四岁时被人奸污，十六岁时就成了领有黄票、身染性病的注册妓女”，有的做学生时被老师以分数要挟，屈从了老师的淫威……最后被迫落入窑子里，过那种猪狗不如的生活。这些妓女虽然过着卖笑的日子，心头却无不怀着深仇大恨。任妮亚知道自己染上性病时就对她的朋友说：“我亲生母亲把我卖掉的时候，我还不到十岁，从那时起，我便成了众人的玩物……谁又把我当人看待？没有！……

我是个贱货，渣滓，比乞丐、小偷、杀人犯还不如！……我什么也不是，我是个公共的姑娘！……”这就是说，她不属于哪个人，不是属于自己的，不是属于爸爸的，不是属于妈妈的，不属于俄罗斯，不属于梁赞，而是公共的！从来没有人想到：这也是一个人，她有心肝和脑子，她会思考，她有感觉，她不是木头做的，肚子里填的不是茅草、废渣和树皮！……因此任妮亚决定要把病传给那些以女人取乐的男人，“我故意要把这毛病传染给那些两条腿的流氓，每晚上传染十个、十五个。让他们烂掉，让他们把梅毒传染给他们的妻子、情人、母亲，是的，是的，传染给他们的母亲，传染给他们的父亲，传染给家庭女教师，甚至传染给他们的曾祖母。让这些道貌岸然的流氓统统完蛋！”

其实这些妓女也是人，她们从本质上说都是善良的，决不是天生如此狠毒。她们的狠毒都是因为长期被迫过着非人的生活，心头郁积下深如海洋的怨恨，才会说出如此刻毒的话，做出如此狠毒的事。同样是这个任妮亚，就在她发誓要把毛病传给所有来寻欢作乐的“两条腿的流氓”时，有一天来了个刚刚成年的军校学生。看着他那强壮的体魄、漂亮的躯干，任妮亚终于动了恻隐之心，不忍心把毛病传染给他，便好言相劝，叫他离开这害人的淫窟，甚至碰都不让他碰一下自己的身体。妓女塔玛拉在好朋友任妮亚上吊死去后，不忍心让妓院把她抛到荒郊野外喂狗，千方百计找各方面的关系，终于以宗教仪式把她正式安葬。凡此种种，都体现了这些堕落女性的善良本质。如果不是社会所迫，难道她们不能像其他良家女子一样同样做一个贤妻良母，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吗？！

库普林试图找出卖淫现象的根源，并且已经接触到问题的实质。他通过小说中记者普拉东诺夫之口断定：“只要存在着私

有制,就会有贫穷。只要存在着婚姻,卖淫现象就消灭不了。”前一句说对了,后一句只说对了一半。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指出:“随着财产不均现象的产生,亦即早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与奴隶劳动并存就零散地出现了雇佣劳动,同时,作为它的必然伴侣,也出现了与强制女奴隶献身于男性的现象并存的自由妇女的职业卖淫”。^① 恩格斯又说:“随着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雇佣劳动、无产阶级、从而一定数量的——用统计方法可以计算出来的——妇女为金钱而献身的必要性,也要消失了。卖淫将要消失,而一夫一妻制不仅不会终止其存在,而且最后对于男子也将成为现实”。^② 卖淫现象确实是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而出现的,但是随着私有制的消失,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妇女不必再为金钱而献身,那时卖淫现象也将消失,而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必将存在下去。卖淫现象在迄今为止的各种存在私有制的社会里都是存在的,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它更加恶性发展了。随着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人们为获得金钱而不择手段,进行各种非法活动,物欲横流、奢靡腐化也就不可避免,再加上统治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更乐于鼓励这种风气的膨胀,于是卖淫现象也就无止境地泛滥开来,甚至形成了为官方所允许的制度。小说第二部第一章就为我们描绘了这一现象。某城“掀起了使整座城市、所有银行和其他财政机构,以及所有房产主都积极投入的建设热潮”,“成百万的金钱像流水一样从一些人手里流入另一些人手里,又从这些人手里流入第三批人手里。一个小时就可以成为暴富……一些最普通的工人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62页。

② 同上,第72页。

在这条黄金的洪流中畅游,大发不义之财……这帮乱哄哄的外地人被来得容易的金钱冲昏了头脑,为这座历史悠久、风景秀丽的城市的色情美所陶醉,被弥漫着刺槐醉人芳香的南方夏夜的温馨气氛熏得晕晕乎乎,于是这成千上万贪婪放荡的人形野兽便为这个群体的共同欲望所驱使,狂叫:“我要女人!”于是一个疯狂、烂醉、物欲横流的时代便开始了!

这一切都是资本主义疯狂发展的结果,而官方的腐败,以及他们的鼓励和纵容则使这一现象更加恶性发展。我们只要从小说中官方的代表人物、某警察分局局长克贝希的言行中,即可见其一斑。由于他掌握着所有妓院的生杀大权,妓院的老鸨们无不对他阿谀奉承,敬若神明。仅仅从安娜·马尔科夫娜将妓院转让给艾玛·爱德华多夫娜一笔生意中,他就从中赚取了三分之一的转让费!而平时他从妓女、嫖客和老鸨那里敲诈的金钱又有谁能数得清!小说作者为我们揭开了资本主义卖淫制度罪恶的一幕,的确令人触目惊心。作者之所以要把这一切告诉“母亲们和青年们”,就是要他们认识资本主义的这一罪恶,从而为消灭这一罪恶的根源寻找救世之方。

必须指出,我们今天的社会也存在卖淫现象,但它和资本主义社会里情况有很大不同。首先,卖淫在我们的社会里是为政府所严厉禁止的,是非法的,政府的“扫黄”、“打非”工作从未间断过,对于嫖娼宿妓都要严厉打击,绳之以法。其次,绝大多数妓女已经不是为贫困所迫而去从事这种丧失自尊的活动,她们都可以用诚实的劳动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她们之所以从事这种非法活动,除了少数人因受坏人逼迫,并非出于自愿外,大多是为了追求金钱,满足自己的各种虚荣和欲望而自甘堕落,因而她们是不值得同情的。

《亚玛镇》的第一部最初发表于一九〇九年三月，它的问世立即引起广泛的注意与争论。评论家伊兹马伊洛夫说：“出现了一部从《克鲁采奏鸣曲》^①发表以来未曾出现过的作品，它能以震撼的力量冲击人们的心灵。”库普林坚信自己做了一件他应该做的事，他认为“卖淫是一种比战争、瘟疫等祸害更可怕的现象”。他呼吁不能用至今对待妓女那样的态度对待她们。作品全文发表后，曾不止一次被译成各种文字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西班牙和瑞典等国家出版。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我国著名翻译家汝龙先生曾根据英译本将它译成了中文，在读者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冯 春

2002年2月2日上海

① 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发表于一八八七年。

第一部